

舉雙手贊成成立金庸紀念館及文化綜合體

金庸文化大家談 系列十一

肖雲儒

我十分讚賞香港新聞聯張國良會長在紀念金庸誕辰一百周年紀念研討會上提出的，在香港建立金庸紀念館、紀念園，或金庸文化文化中心、金庸文化綜合體的建議，這是一個極好的建議，可行而又適時。

金庸人生和寫作的主舞台在香港，香港責無旁貸應該成為向世人全景展示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金庸的首選之地、首善之區。金庸具有世界影響力，在全球華人地區更是深入人心，香港打金庸牌，就是打全球華人牌、打世界牌。它會進一步提升金庸先生的全球知名度，也會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全球美譽度。它會讓世界更新、更深刻地認識金庸的文化精粹，也會讓世界更新更深刻地認識香港文化的另一種價值。

為什麼？因為金庸先生的武俠作品，既充分故事化、動作化、情節化、情景化，又具有充分的精神特色、思考特色、理想特色。他作品的精神核心，就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在他布設的各類故事的內裏，都湧動着這種「為國為民」的精神主旨，也都激盪着引導廣大讀者投身到「為國為民」實踐中去的精神指向。

每一個民族古往今來都需要自己優秀精神的符號化追求，形成自己的精神胎記，精神Logo。這種精神Logo，有時是思辯的，如西方的蘇格拉底和東方的孔孟、夸父，更多的時候，大眾需要通俗的、民間的、家常的，更適合民間傳播、百姓效仿的精神胎記，如西方的唐古柯德和東方的嫦娥奔月。

有時候，民間化的、民俗化的、親情化的故事和人物會比英雄史詩、廟堂演義更富有生命力。在民間記憶中，同屬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裏的草莽英雄，就比《封神演義》裏的廟堂形象更深入人心，更有鮮活的生命。在同一部著作如《三國演義》中，也能看出這樣的現象。那就是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這些民間生活色彩更為強烈的篇章，比起入蜀稱帝之後進入廟堂聖殿的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有着更鮮活的性格，在民間流傳的廣度和深度都遠高於曹操、董卓、王允等廟堂人物。

我們從這個意義上來探尋金庸，就能感

到他的作品遠遠走出了劍俠武打故事，而深刻地嵌入了民族精神的層次。所有那些起伏跌宕的打鬥，無不在深處顯出民族精神炫美的光彩。金庸寫武俠小說常常具象和寓意相結合，具體的武俠故事後面是寓言，寓指民族精神和人格力量，以劍俠故事引向國之大者。

在數字化的、AI的新時代，人們對於自己精神Logo的情景化、實體化、生命化要求，已經因為有了科技和物質條件，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實現。人們不僅希望把這些理想中的人物在自己的想像中情景化，而且希望在實體層面，在可視、可感和可以借助實體體驗存入記憶的層面，把這些蘊涵着民族精神和民族喜好的故事，可見聞、可觸摸、可感覺地矗立在大地上，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關於金庸文化綜合體的建設，我也談一點不成熟的想法。我們應該跳出傳統文化館、展覽館的思路，發揮現代科技提供的可能性，盡可能拓展、創新。我建議紀念館可以分設幾大部分——

一是收藏、展出、研究部分。收集、整理，研究金庸的生平和他的創作，匯總他人生的總樣貌以及出版情況，評價社會傳播和社會評價情況，編刊、出書。

二是金庸作品在多種藝術門類、社會文化形態中延伸、拓展部分。展示以他的作品和生平為藍本的電影、電視劇、電視片；美術和雕塑作品；音樂光盤；原聲錄音和短視頻等等所構成的豐富的文化現象。

三是探索逐步實現AI智能和數字化情景再現，實態和擬態相結合，雙渠道展現金庸的人生、創作場景，開闢觀眾與金庸及金庸筆下擬態人跨時空的智能對話、交流交友。

四是以金庸文化綜合體為基地，成立「金迷」文學社團，出版刊物，開建網絡公號，在華人世界和全球開展「金迷」會員的組織聯絡工作，舉辦「我與金庸」主題徵文，組織各類研討交流活動。

作者為陝西省文聯副主席



肖雲儒

波萊羅印象



如是我見 大同

朋友發來一段十四分鐘十三秒長的視頻，是二〇一九年除夕音樂會上，巴倫博伊姆指揮柏林愛樂樂團演奏的《波萊羅舞曲》。

鴉雀無聲的音樂廳，隨着指揮棒的示意，「噠噠噠噠……」小軍鼓輕輕敲出清晰的鼓點，接着：長笛出現了，那是一段起伏兩次長四十秒的優美旋律，把人們帶入一個如詩如畫的美妙境地；緊接着，單簧管出現了，第二次單獨奏響那段旋律，又一次加深了難以忘懷的音樂記憶；接着，獨奏相關樂器排好了隊：巴松、高音單簧管、雙簧管、長笛、小號、次中音薩克斯、超高音薩克斯、銅片琴、短笛、圓號……它們有條不紊依次跟進，輪番亮相重複演奏。

任由小軍鼓引領前行，各種主要演奏樂器「我方唱罷你登場」，指揮家索性停下了手勢，儼然一個嚴格審視的考官，盯着眼前全神貫注演奏者，時而默默點頭，時而會心一笑，讓音樂順暢流過。在音樂旋律循環的後幾輪，指揮家又重整威容、揚起手臂。在他準確有力的指揮下，前有木管樂器個性盡展、曲徑通幽，再有銅管樂器鏗鏘有力、四射光芒，後有弦樂陣疾風驟雨、群情激奮，最終鏗鏘鏘天、

管弦樂齊鳴、驚天雷炸響，音樂在演奏最高潮戛然而止。

整部作品精彩美妙。妙在變與不變。

不變：在旋律和節奏。

認準了那段優美的旋律，就「咬定青山不放鬆」，美她之美、眾美其美，各種樂器輪流渲染，進行了多達十五遍的重複展現。

確定了那個有力的節奏，就持之以恆堅持到底，時隱時現，始終在場，小軍鼓自始至終節奏不變、盯住不放。

變：在豐富和發展。

雖然旋律重複，卻不單調。不同的獨奏樂器音色各異、性格多樣、各美其美、美美共，把那段優美旋律演繹得微裏微外、美輪美奐。

雖然節奏不變，但力度在變。小軍鼓不息鼓點在持續加強，越來越多樂器在不斷加入。如同一個堅定的領路人，始終緊盯目標、勇往直前，而在他身後，若即若離、猶豫彷徨的追隨者，都越來越多跟了上來，隊伍不斷壯大發展。又如青藏高原海拔六千六百二十一米姜根迪如冰川上靜靜落下的水滴，不斷地流下、匯聚，由遠及近、由小到大、由弱漸強，由涓涓細流，逐漸演變成沱沱河、通天河、金沙江、長江，最後在風雷激盪中，一路高歌、一往無前，毅然投向茫茫大海。

如詩如畫的音樂，入耳入心的感動。藝術，有着如此不可思議的震撼力量。

關於德國的兩則新聞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最近柏林當局對華的態度有些飄忽，不太像德國人做事有板有眼的風格。幾天前一名德國海軍少將對媒體表示，兩艘德國軍艦打算穿越台灣海峽，正在等待柏林的命令，目前尚未做出決定。打出所謂「自由航行」的幌子。兩艘艦艇分別是巡防艦「巴登符騰堡號」（Baden-Wuerttemberg）和補給艦「法蘭克福號」（Frankfurt am Main），報道指，兩艘艦艇先停靠東京，隨後還將在韓國與菲律賓停留，並與美國等八國軍隊進行聯合演習。

德國突然對台灣感興趣，這條新聞有兩點值得留意，一是兩艘德國軍艦都非主力戰艦，「巴登符騰堡號」巡防艦於二〇一四年下水，二〇一九年服役，主要用於維和、反恐等。「法蘭克福號」補給艦是後勤艦隻，於二〇〇一年下水，翌年服役。二是德方未付諸行動就高調發布消息的做法，目的似乎是擺姿態向某方面交功課。

同屬二戰敗兵之國的德國，不像日本那樣對美國卑躬屈膝，在外交上唯美國馬首是瞻。德國是北約重要成員，但柏林以往較少跟隨美國摻和台海問題，默克爾年代中德關係良好而且穩定，德國聯手法國推動建立歐盟軍隊，擺明不買美國的賬，結果默克爾的手機長期被美國竊聽。朔爾茨（Olaf Scholz）是弱勢總理，上台後面對白宮施壓，但他亦不願全面配合美國對華戰略。今年四月朔爾茨率領商界高級代表團訪問中國，中德就經濟、文化、外交等多方面達成合作協議。但朔爾茨前腳剛離開中國，他的外長貝爾伯克就揚言，不排除派德國軍艦穿過台海去參加美國軍演，這名綠黨外長在去年四月訪華時，就曾對記者表示關注台海局勢，聲稱台海依

關歐洲云云。媒體指出，如果這次德國軍艦穿越台灣海峽，將是二十二年來首次。

德艦忽然要穿越台海，究竟是怎麼回事？雖然貝爾伯克在對華立場上和朔爾茨不同調，但不等於她可以繞過總理下令軍艦穿越台海，換言之，可能是貝爾伯克和朔爾茨在這件事情上唱雙簧。只有朔爾茨才有權下令德國軍艦前往參加美國等多國聯合軍演，包括是否穿越台海。他會否下這個命令？

也許另一則消息有助於了解問題的背景。就在德國海軍將領揚言軍艦打算穿越台海的同一天，媒體報道，台積電德國德勒斯登晶圓廠於八月二十日舉行動土典禮，總投資金額超過一百億歐元，月產能約四萬片十二吋晶圓，估計可創造大約二千個工作機會，德國政府將興建一座綠色晶圓廠。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典禮中宣布，歐盟執委會已依據歐盟國家補助規則通過一項五十億歐元的德國補助措施，支持ESMC半導體晶圓廠的建設工程和營運。朔爾茨出席動土儀式時表示：「我們的未來技術依賴於半導體，但我們絕不能依賴世界其他地區的半導體供

應。」彭博報道指出，因中美緊張局勢加劇，歐洲大陸尋求保障其晶片供應，在台積電赴歐設廠後，勢將爆發晶片大戰。台積電在德國的新工廠將幫助歐洲減少對亞洲進口重要技術的依賴。

這就很清楚了。為了拉攏台積電到德國設廠，為了打贏「歐洲晶片大戰」，德國真是煞費苦心。台積電到德國設廠，不僅需要台積電同意，更須得到美國放行，所以德國才不惜高調試圖介入台海，在地緣政治上和美國保持一致。到了關鍵時刻，在美國人面前，德國的態度和日本相比，差別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

另一方面，為了降低此事對中德關係的影響，德國故意安排兩艘威脅性較小的艦艇，並且事先聲明，軍艦是否穿越台海的考慮因素，包括天氣情況。近期日本氣候多變，台海風高浪急，莫非柏林已準備好下台階的理由？

但是，除非如上所述，德國軍艦最終以某種理由不穿越台海，否則柏林當局損華利己、自毀誠信的做法，必定令中德關係蒙上陰影，一旦中國採取反制措施，德國隨時得不償失。



柏林一景。

資料圖片



華美服飾

為了慶祝成立二十五周年，英皇娛樂集團在銅鑼灣羅素街開設期間限定概念店，吸引大批年輕歌迷前來參觀。圖為概念店內展示歌手的演唱會服飾。

中新社

市井萬象

整牙記



柏林漫言 余逾

歷經兩年的「艱辛」，兒子的整牙歷程總算是告一個段落。總體還算順利，但也難免經歷了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

初步檢查做了一系列的CT和3D成像，診所就初診結果制定矯正計劃。遞交保險申請的過程也比較順利，保險很快便批下來了。保險會承擔一部分的費用，但是前提是必須完成整個矯正過程，歷時大約兩年至三年。

矯正程序正式開始前唯一的小問題是，矯正專科診所要求我們帶兒子在開始矯正前去找兒童牙醫洗牙和補一個小小的蟲牙。

理論上來講這應該是小事，約一次牙醫便可以完成。不巧我們的牙醫離職了，只能在我們家附近又臨時約了一位。去了以後這位牙醫說他不能看兒童牙科，不過可以洗牙。那就先洗牙吧，算是完成一半的任務。

是的，德國牙科的分工分明。兒科牙醫才能管小孩牙齒治療，管矯正的則不負責補蟲牙，還有一些複雜的拔牙和取智齒則歸為了口腔手術的專門診所。

於是，我們又帶上兒子專程找到兒科牙醫。這位兒科牙醫親切和藹，一眼便看得出來她應該是很懂得和她的小病人溝通。我們說明來意以後，她詢問了兒子的刷牙習慣和有沒有哪裏疼痛，再認真仔細地打着燈檢查了一遍兒子的牙齒。

「我檢查了一遍，沒有看到任何的蟲牙。在我看來，他的牙齒完全可以開始矯正程序。」

「不是的，矯正診所的醫生說CT影像上顯示是有蟲牙的。」

「那也是有可能的，有些角度的蟲牙是需要影像設備才能看到。」

「那你能不能現在為他再做一次CT？」

「不能，因為我們不建議兒童在短時間內連着做兩次CT。」

「那怎麼辦？」

「可以去矯正診所拿到影像紀錄，再回來我這裏。」

就這樣，原本一次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又專程取了一次影像文檔和跑了三次牙科才弄好。看上去的一個小毛病，居然折騰了半個月。

不過慶幸的是，剩下來兩年多的矯正過程很順利。像兒子這樣的普通兒童牙齒矯正，一切都是「流水線」操作，從戴初步調整器，到上牙套，一次又一次地調整，到最後取牙套，裝穩定器。兒子每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去診所覆診一次，每次約十五分鐘。一點一點地，兒子的牙慢慢變得整齊齊。

回想起來，最開始的「小毛病」和整體程序的順利完成，對比還挺強烈的。在德國就是這樣，如果是標準化流程，多會順利；如果不了解制度和規矩，哪怕有一點點不符合要求，也會需要一系列額外的工作和精力來彌補完成。以小見大，整牙的這個經歷也算得上是德國生活各種大小辦事程序的縮影。